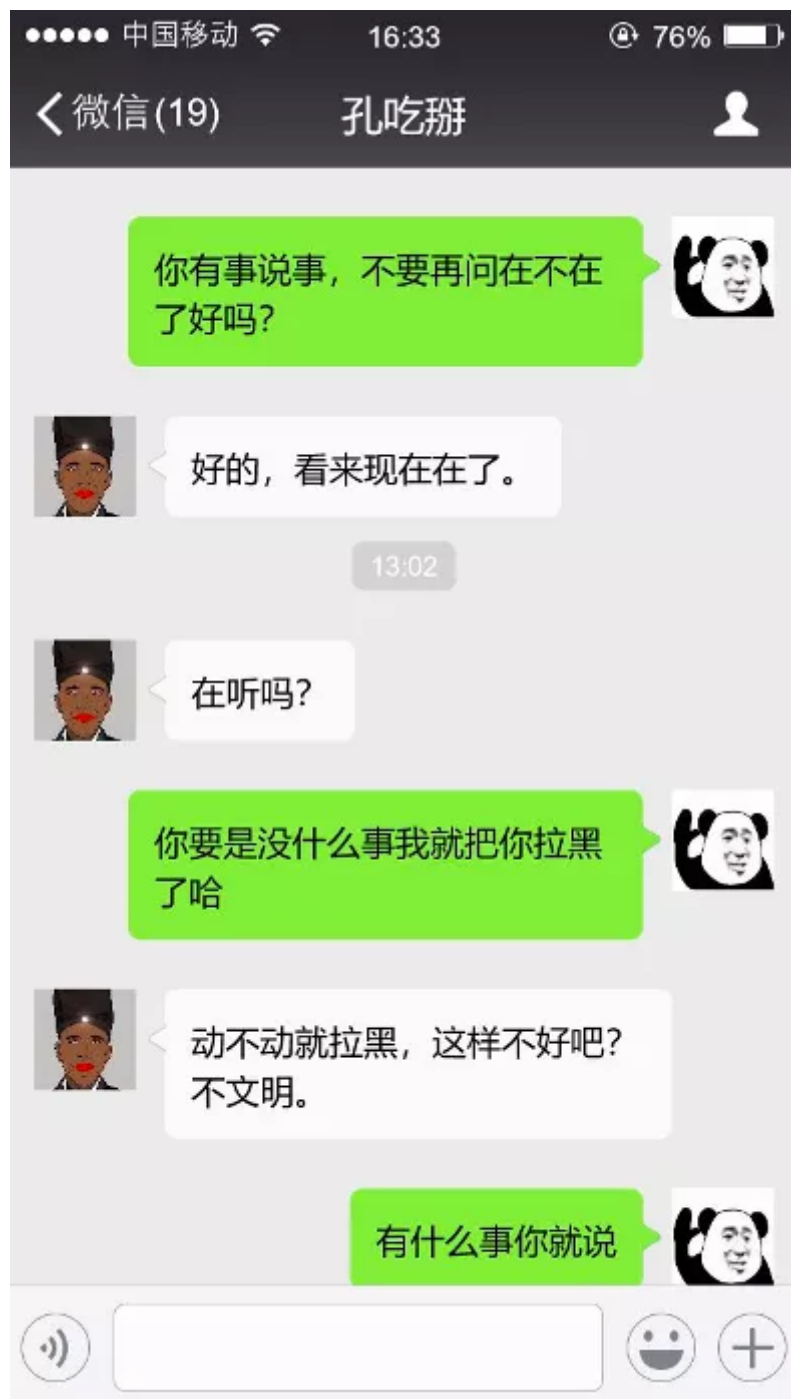


全城丧尸：普通人真实的求生之路

有一天，我住在一所世界一流大学（副部级）旁边小区的朋友，孔吃掰，发来一条信息：





加载中...

以上为事后截图，下同

最烦这种光问在不在，就是不说事儿的人了。

你有事你就说啊，我都说在了，你还问在不在，是不是脑袋有毛病？

他为自己辩解：



加载中...

....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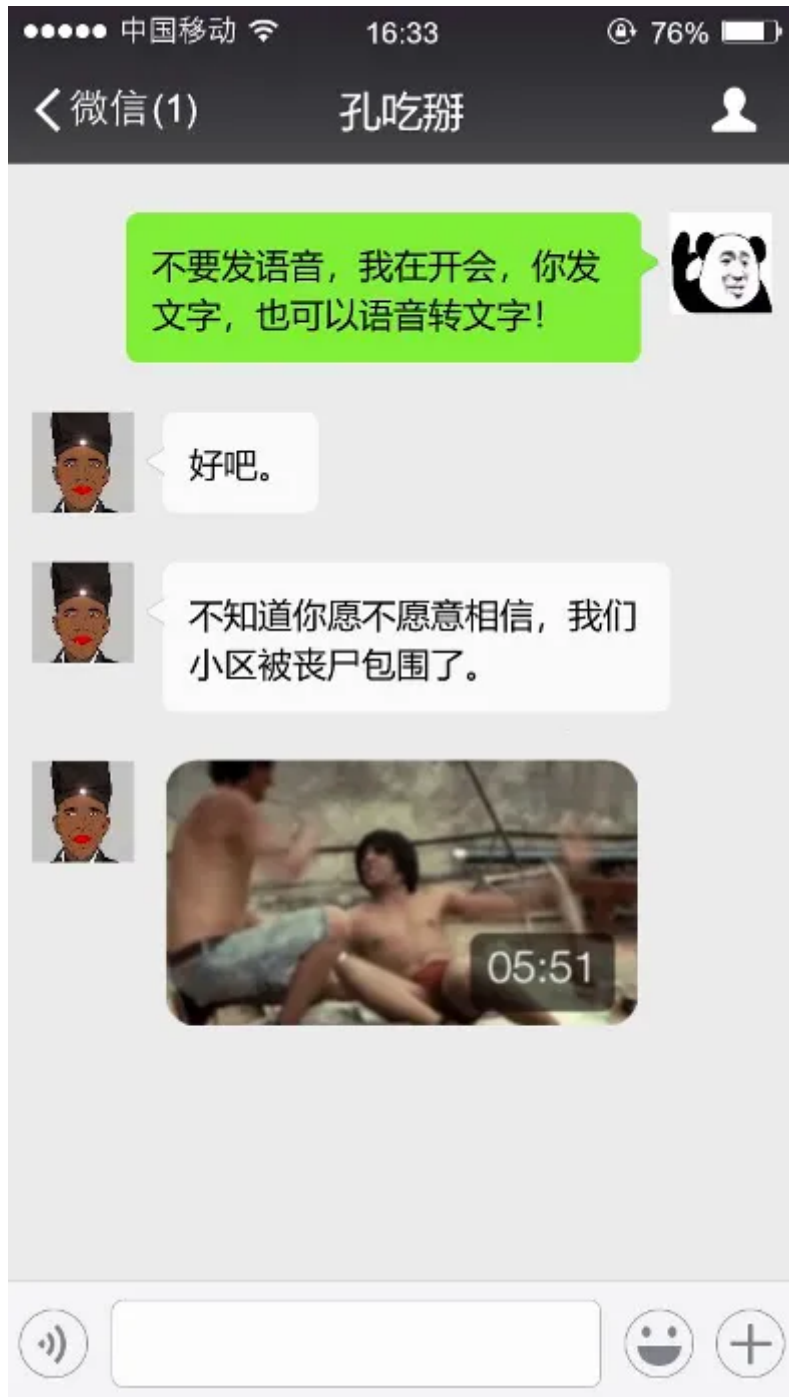
这么一长串语音是什么操作？

我特么正在开会啊大哥！

他口音又不标准，说话平翘舌不分，还咬碟子。

我公共场合无法点开听，就点了翻译，得出的结果又跟乱码似的。

于是我无奈地说：



加载中...

???

孔吃掰，你这才真实完完全全的扯蛋啊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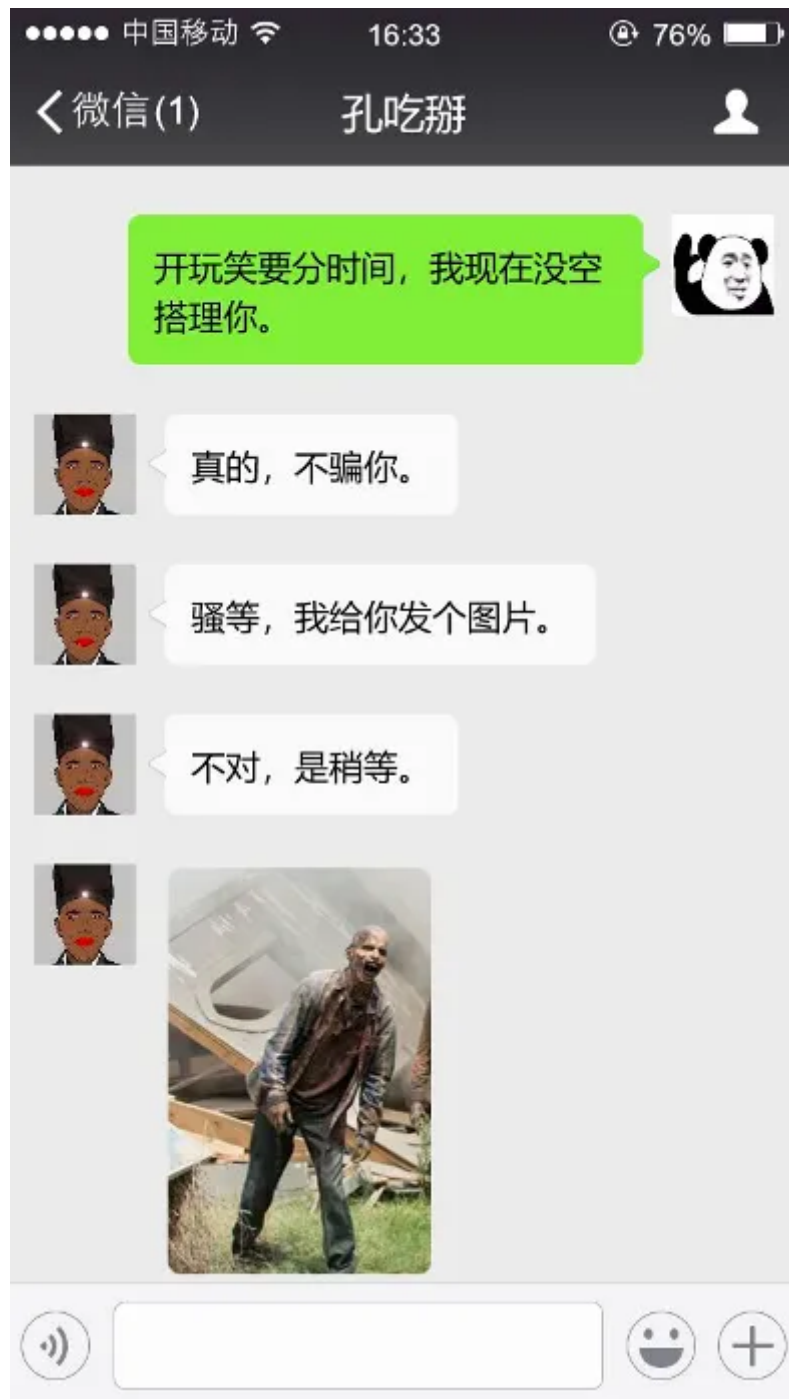
你这不是拿人寻开心吗？

最后还给我发了这样一条羞耻的视频！

他什么意思？

想看看他给我发的视频的具体内容，然而，我在开会。

于是我说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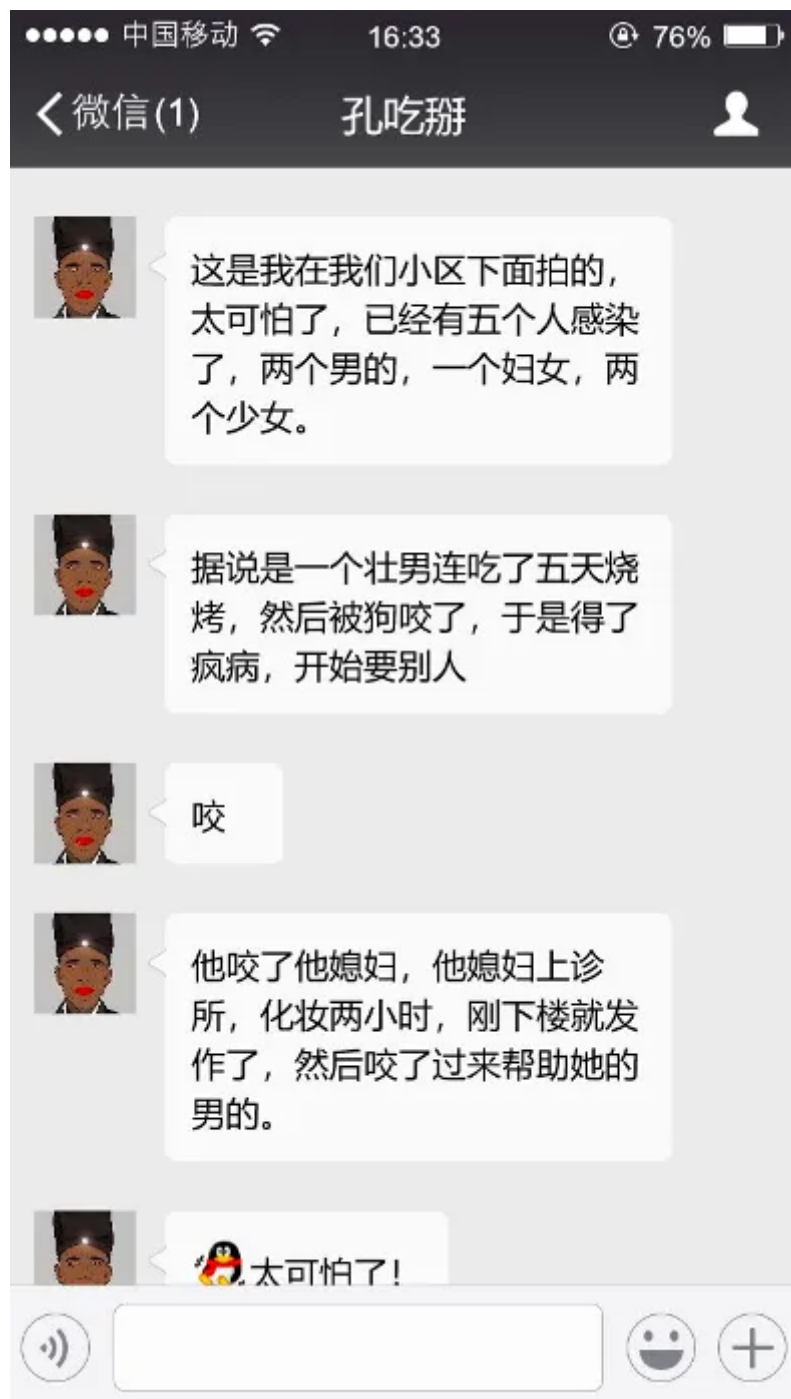
加载中...

???

这又他娘的是个什么玩意儿？

拾荒者瘸了腿？

正当我疑惑间，他向我解释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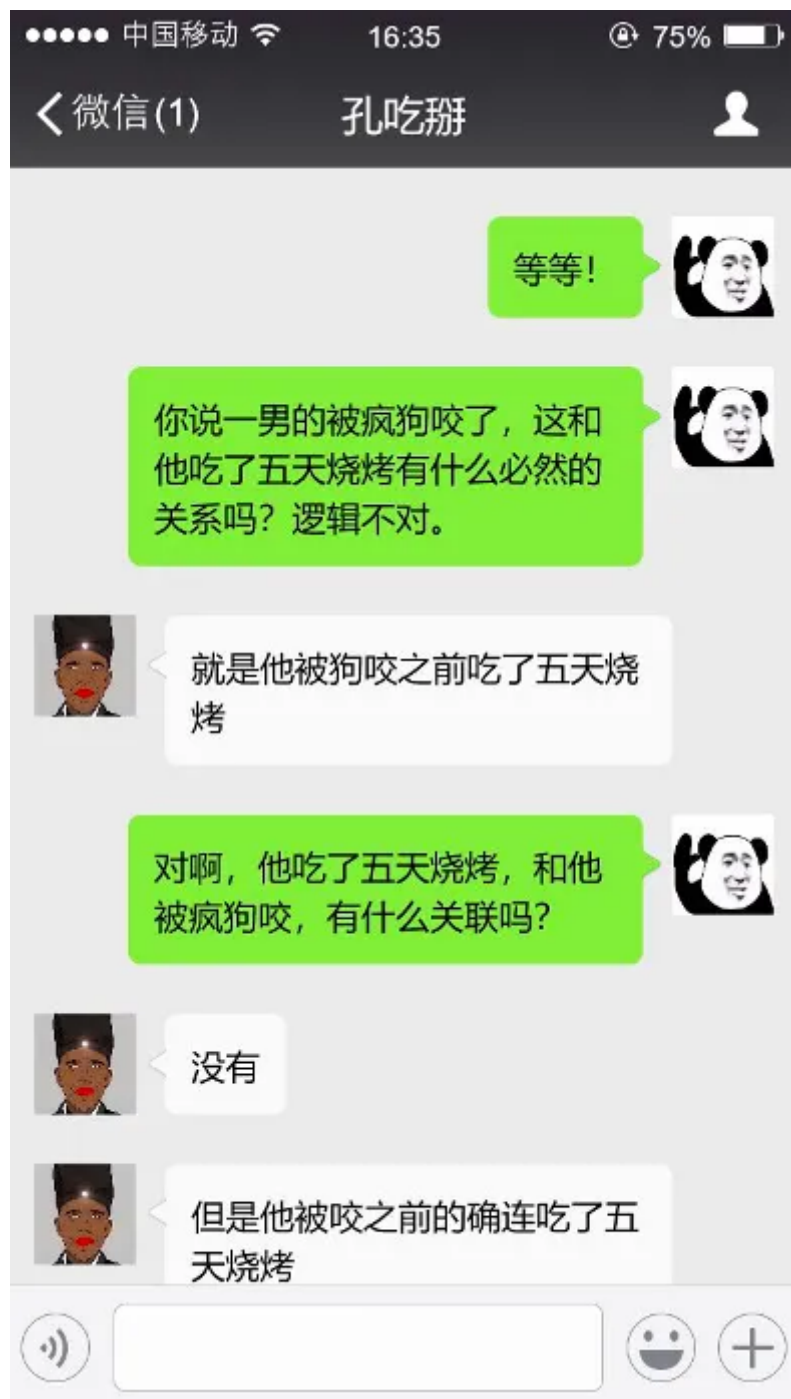


加载中...

???

如果二是一种病，孔吃掰已病入膏肓。

我质问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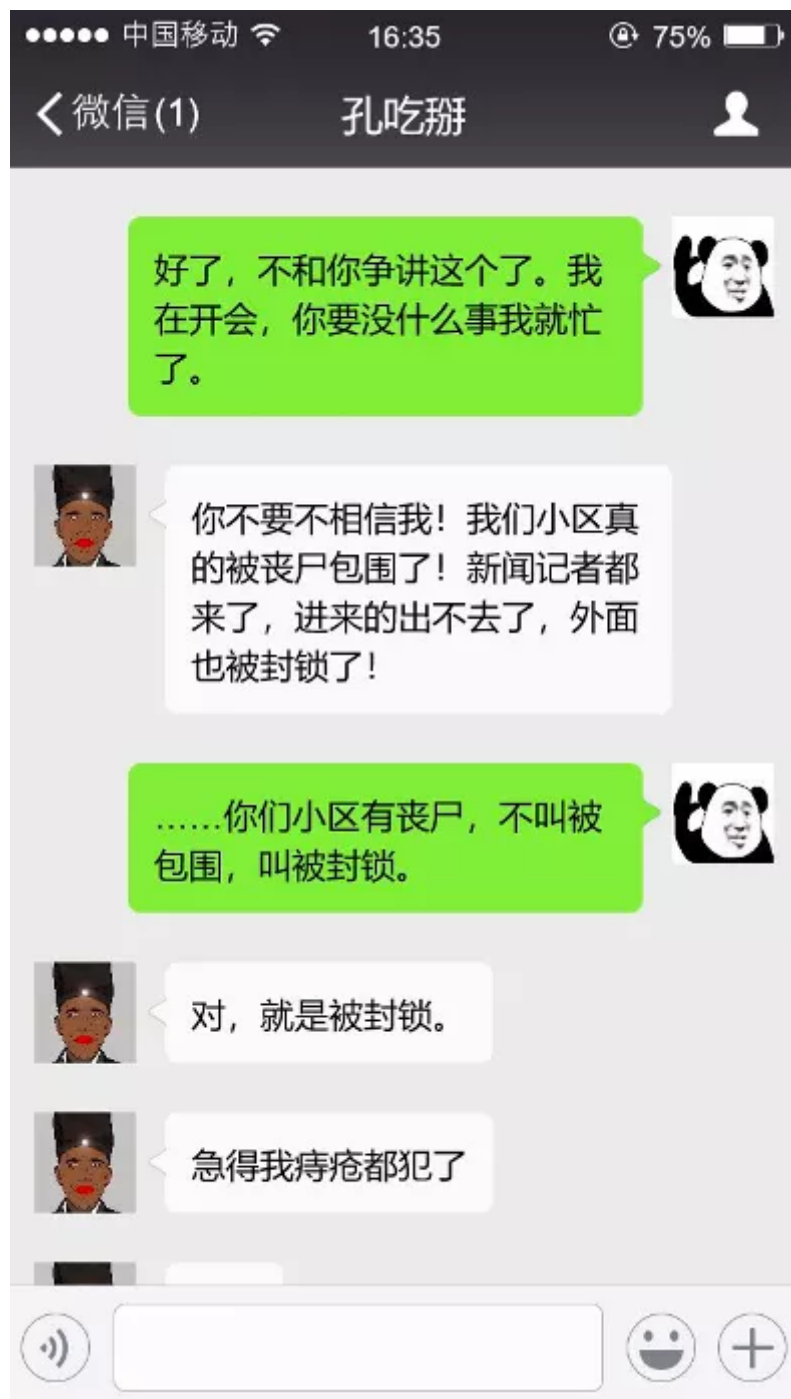


加载中...

像这种逻辑能力，我还是不要理他了。

他会消磨我的耐力和智力，把我拉到和他一样的水平，然后恶狠狠地打败我。

我要结束对话。



加载中...

???

急得痔疮都犯了？

我脑海里止不住地浮想。



加载中...

大中午的被叫去开会，已经很不爽了。

碰上个寻我开心的，更是令人火冒三丈。

如果是假的，我得空一准收拾他，请他吃麻辣火锅，让他病入直肠。

不过....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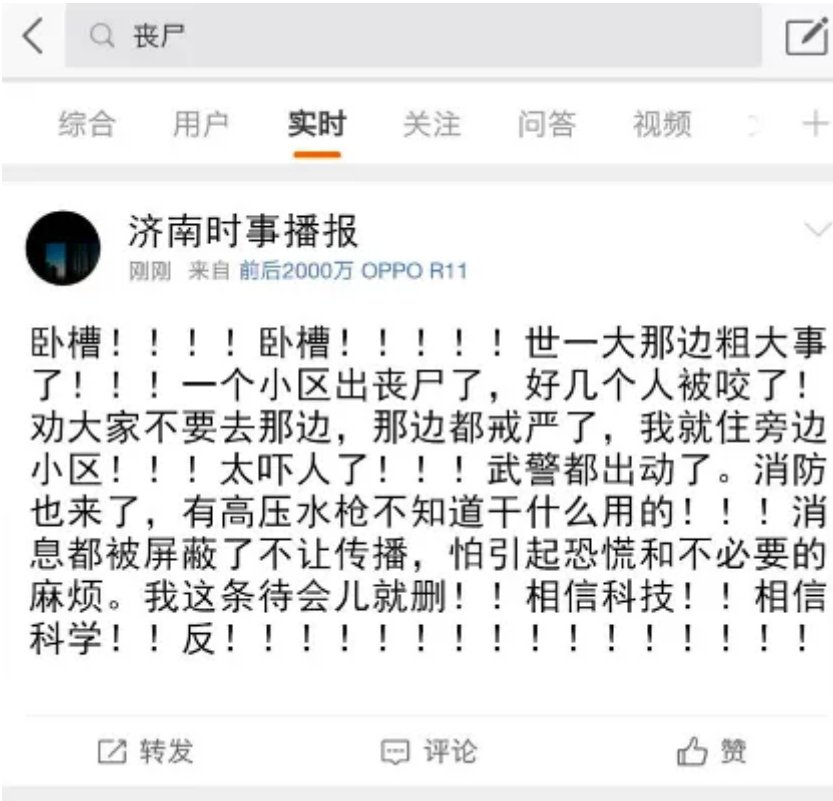
会上的我，实在是闲得无聊。

领导喋喋不休地在讲企业的狼性文化，要求员工要懂得奉献和牺牲，等未来公司上市了，每人都有股份什么的。

这个会没我什么事，没什么事却把所有人都叫上，才是我们公司真正的「企业文化」。

我就又拿出手机，偷偷搜索了一下时事。

不搜不要紧，一搜震惊了：



加载中...

诶???

第一反应，竟不是相信，而是想，那个时事播报，不会是孔吃掰扮演的吧？

我往下拉！



加载中...

???

真的假的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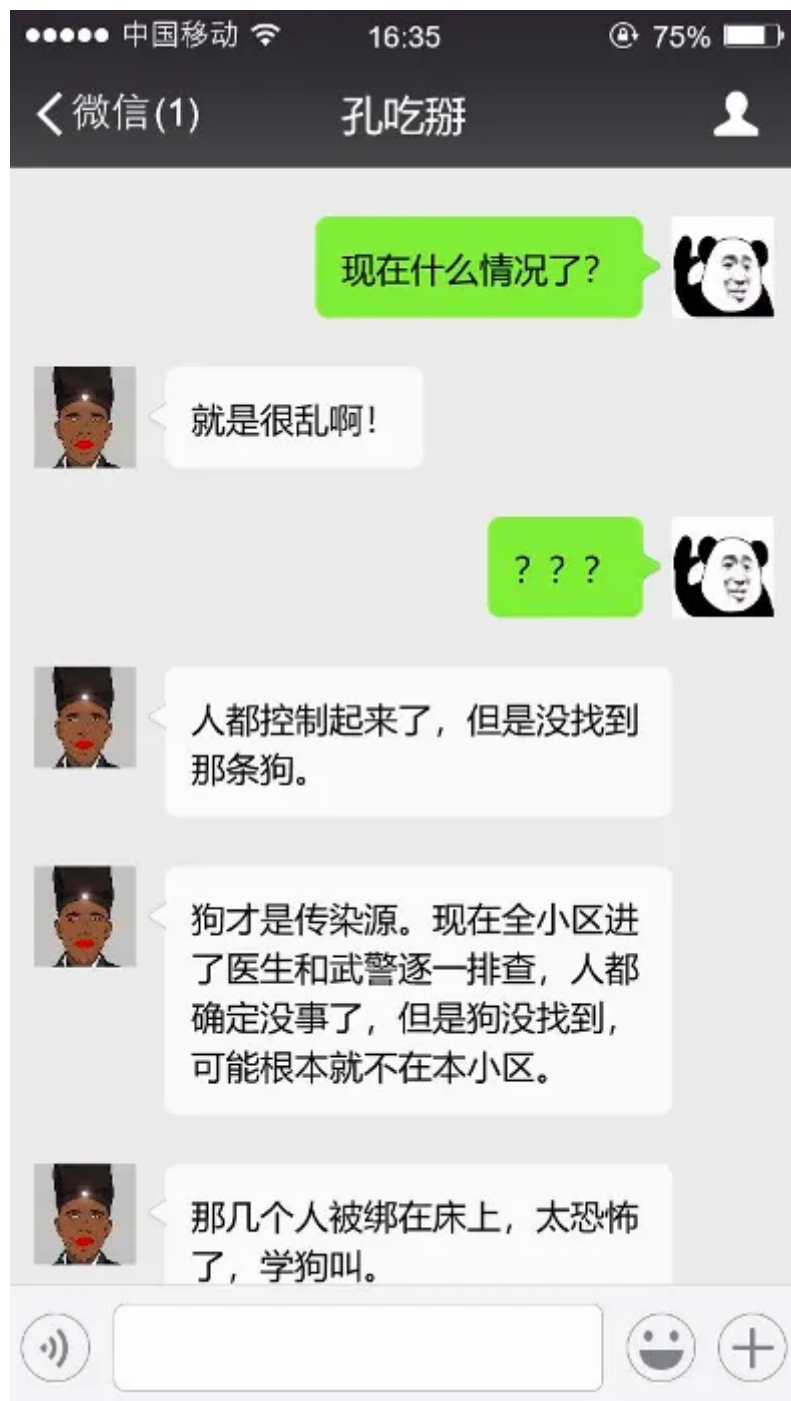
我想跳起来，但我现在在开会，抖了好久，强令自己冷静。

很明显，这些微博上发动态的，不是孔吃掰。

孔吃掰再无聊，也不可能通过一人分饰三人的方式来吓唬我。

他没这个智商。

于是，我不得不慎重起来，主动给他发消息问：



加载中...

???

类狂犬病？

我记得这个新闻，以前真的有人感染过！



加载中...

会场开始骚动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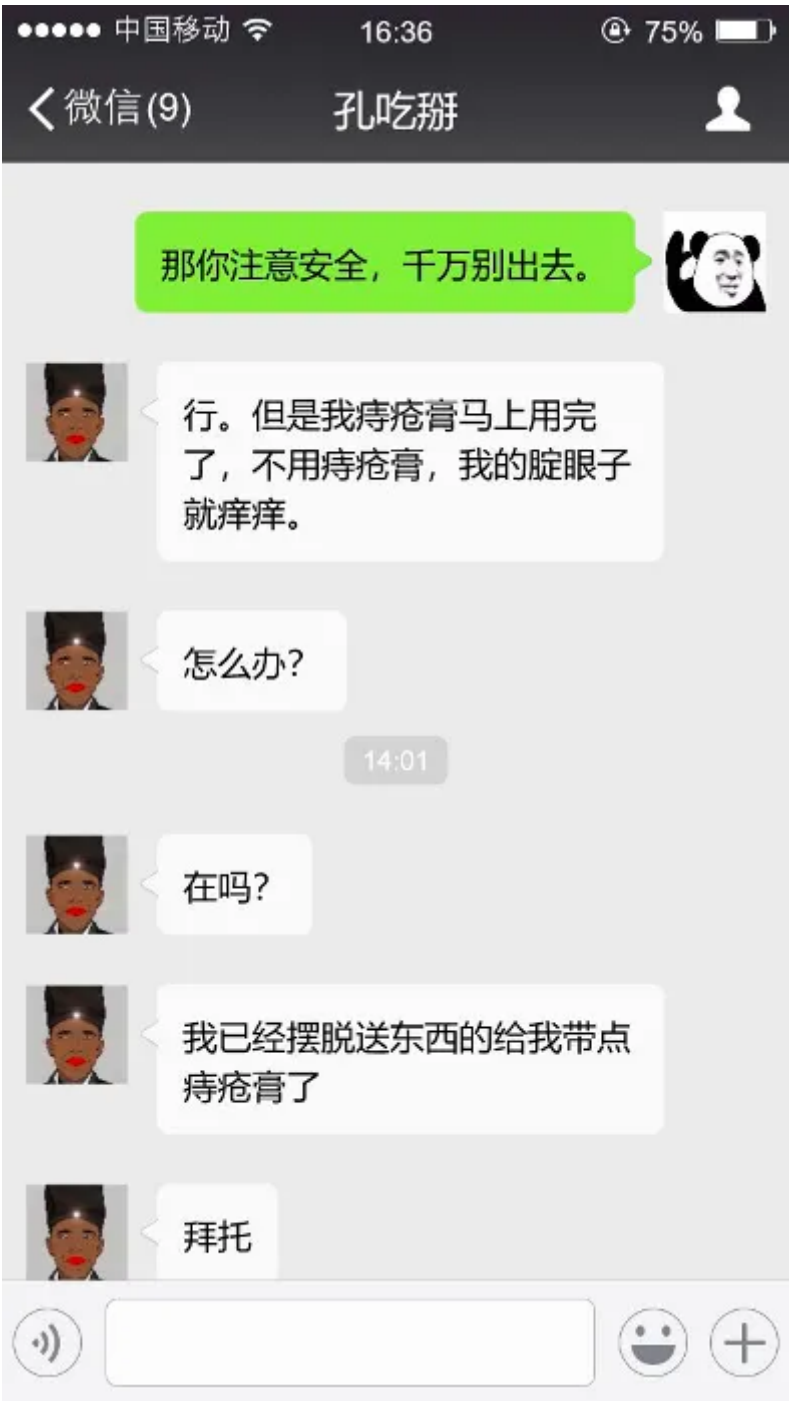
同事们交头接耳，好像也知道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。

丧尸。

他们说，肯定是类似丧尸的精神疾病。

但，孔吃掰发的内容，我已经完全相信是真的了。

我叮嘱他：



加载中...

下午，我怀着十分忐忑的心情回到了家。

一下午都在对文件，下了班吃完晚饭，看了会儿电视剧，洗过澡，一觉睡到凌晨。

睡到凌晨，我被警报吵醒。

很快，我知道事态已无法控制。病毒传染给了深夜散步、跳舞、跑步的人。很快人开始咬人，而被感染者有很多不知所措，以为自己遇见了疯狗或者疯子。回到家或者去就医，又把别人给咬了。

幸好，我住在一个远离传染源的高档小区。

这个小区的高档，主要体现在「高」这个字上。



加载中...

真是拥有得天独厚的避险条件，天助我也！

我吊着的心放下了一半！

不过，相较于古代，我们的防御还是太弱。

在中国古代，防御敌人进攻的主要手段，是「城池」。

城为城墙，池为护城河。

城的中央往往是衙门，如济南老城墙内，明湖南边，就是省衙门。而在帝都，城市的正中心则是皇宫。城池护卫着城里的百姓，城破则人亡，城在则人在。



加载中...

因此，小区还是不太安全，因为它有平地出路，人容易走，丧尸也容易来，没有什么阻挡。

千里之堤，毁于蚁穴，一个口开，全面决堤！

所以，人们必须学习古人的先进智慧，在小区平地处，挖个护城河，同时垒砌高耸壁垒出来！

想到就去做，我赶紧下楼去找物业。下楼一看，小区的人们依然不紧不慢，似乎有自己的节奏。

扫地大妈淡淡地望着我，并和我打了个招呼。



加载中...

唯有小区门口，才能看出层层下达指令后，才能看出物业应对紧急情况的态度。

有的物业开始弄栅栏，有的上了铁门，我们小区的物业，把小区内的一辆大巴车直接撑在了门口。

由于情况紧急，规定住户只出不进，只许物业工作人员出入采购食物。

情况大略是这样的，当时没拍照，就 p 一个示意图：



加载中...

我觉得这样是很不靠谱的。

在没有护城河的情况下，单凭城墙尚且不太保险，更何况只是一辆大巴？你以为你是切尔西吗！？

我学过园林设计，通过目测，认为首先必须挖一个深 10m，宽 5m 的大沟，再在门口设置一个可收放的用于出入的木板，同时在大沟外侧垒砌城墙，如此才能确保外围的安全。

我到物业找人，物业却很忙，因为有很多人围着物业问长问短，还吵起来了。

一位母亲带着她的孩子去上学，保安不让出去，于是起了争执。

「我儿子必须去上学！」

「行，但是出去就别回来了。」

「那不行，我是这里的业主，我不回这里谁还有资格回这里。再说我儿子不会感染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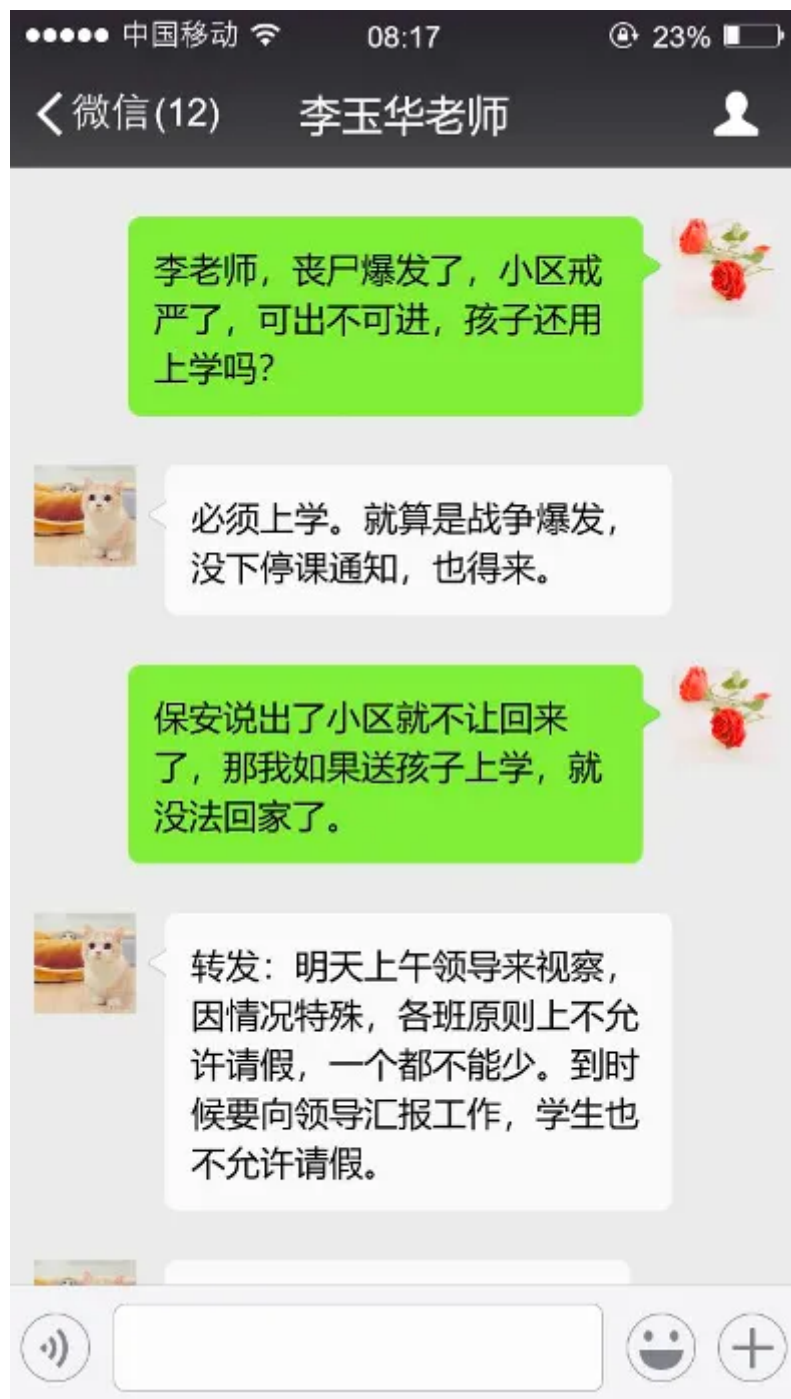
「不行，出去就不能回来。」

「你看看你这个人，怎么就那么死脑筋呢？中没中病毒，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吗？你等我们回来，就让我们在大巴车里呆两个小时，确定没感染，再放我们进来！」

「大姐，你体谅一下吧，你回来，不让进就是不让进。再说不嫌麻烦吗？不会不去上学吗？万一上学的过程中出了事怎么办？冒这个险干什么？说句实在话，你们要是真被咬了，命就没了，还上什么学啊？」

「老师发了信息，说『一切照常』，如果不去，以后也别去了。」

这位母亲给我们看她手机上的对话：



加载中...

这个李玉华老师真不是省油的灯。

她阐述道：



加载中...

这对母子就走了。

我再也没见过他们俩回来。

有人说他们死了，也有人说他们变了异。传闻他们走出去没多远，就被路上的一个孩子咬了。他们被咬后，才收到老师发的「视察取消」的短信。妻子打电话给丈夫，说她被咬了，孩子

也被咬了，她不知道怎么办，然后开始哭，哭着哭着，就变异了。

这是后来另外一个没出小区的家长给我们看的信息，她孩子的学校和上面那位不是一个，那所学校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别的学校早就下通知了：



加载中...

不过说实话，通知下得已经有点晚了。

事态犹如裂变一般，变得难以收拾。

到中午，大街上随处可见匆忙慌乱的人群，很多小区都被封锁了。他们进不去小区，就在小区外面等候。

又吵架了，这回是有人想硬闯进去。

我知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我现在的主要任务，就是趁丧尸还没大批来到这边的时候，说服物业在小区周围挖壕沟、建隔离墙。使得整个小区从中间剖开是这样的：



加载中...

我的想法不错，价值五个亿！

现在，就缺挖掘机了。

一台挖掘机，以一天能挖出 1500 方土来算，整个小区三侧，需挖土 20000 方。一天之内，加个班挖完，则需要 10 台挖掘机同时工作。

我自问：挖掘机技术哪家强呢？

等物业有空理我了，我力劝物业抓紧联系挖掘机，然而物业并不理会。

我只好自己试着联系，于是，半小时后，我明白了物业为何对我的建议无动于衷。

确切来讲，那不叫无动于衷，叫无能为力。

挖掘机租用电话已经被人给打爆了，所有的电话都占线。最后，在我的不懈努力之下，终于打通了一个。然而对方却说，咱这里挖掘机是一个都没有了，玩具挖掘机倒有两个，能干活的，都被整体征调走了。有人出了很高的价格，签订了协约，连技术人员也都跟着他们走了。

我才知道，我所在的小区虽然高档，但不是真的高档。我们小区的高，主要是地理位置高，人家小区的高，是身份高。

我想到的，别人早已经想到了。我做不到的，人家也早就做到了。他们征调了大量挖掘机，意欲快速地将小区挖作一个孤岛，仅有一条可控的板子同外界相连。他们在他们的小区四周开挖了很深的沟壕，并设立了栅栏。这样的话，即便一万具丧尸同时冲击，也全都会跳进去出不来。

我后来见过他们的图纸，是这样的：



加载中...

他们还囤积了大量酒精和汽油，用来防止丧尸填坑后产生的令人难以承受的恶臭。当丧尸在护城壕中较多时，即选择焚烧。焚烧后，本来令人作呕的尸臭，就变成了一股呛烟味，虽然还是不好闻，但是比尸臭强多了。

在这种高档小区最中间的房顶上，往往停着几架直升机，能够随时保证最尊贵的住户逃走。

他们飞去哪里？

哪里安全去哪里。

比如飞上个三四百公里，飞到长岛县周遭的小岛上去，那里能够避免数以十万计的丧尸围困。

真是个不错的点子！



加载中...

看来，像我们这种自称高档，实际上是低档的小区，也只好硬着头皮，用墙和大巴，以及铁皮、铁栅做防御了。

丧尸不惧怕疼痛，他们的冲劲令人胆寒。

国家开始全面管制，那些被富户们垄断的挖掘机，一台台又开到了街上。

不过，街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丧尸。

农村通往城市的道路也被封锁，物资运不进来。

问题很严重。

这座城市的人口多达七百万，每张嘴一天都要吃两三顿饭，七百万张嘴，一天就要消耗两千多万顿。

把超市、仓库囤积的所有物资加起来，也只够人们吃几天而已。

而我的住处是一点东西都没囤，这样的话，是会被饿死的！

我不能呆在家里，家里什么都没有，饿了两顿饭，都快饿死了，于是决定赶去超市看看。

然而超市的情况是这样的：



加载中...

每个人都面无表情，都生怕别人抢了先，但后来者没有一个手里头能淘换到东西。

换个超市，依然如此：



加载中...

在没有被管控的地方，大发灾难财的商人也开始了他们的狂欢，钱已经不是钱了。

一袋三块钱的方便便，已经卖到了五十块。

他怎么不去抢？

唉.....

城市虽然发达，可遇见灾难，真的是不堪一击啊！

街上有大批进武警维持秩序，还有消防员在街上安置隔离栏，他们被要求随时做好阻挡丧尸和可疑丧尸的准备。

听说已经安排货车去农村购置蔬菜和粮食了，这条路径原本就很熟，不需要特别演练。

就是对于分配，我不知道真假，也不知道具体怎么分，要到哪里领，怎么领，凭什么领，领了以后怎么办？

只好等消息，怕停电，所以尽量节省着用。

这个时候，我又想起了我住在世一大（副部级）附近真高档小区的孔吃掰。

想到他，竟然有点激动，赶紧发微信问他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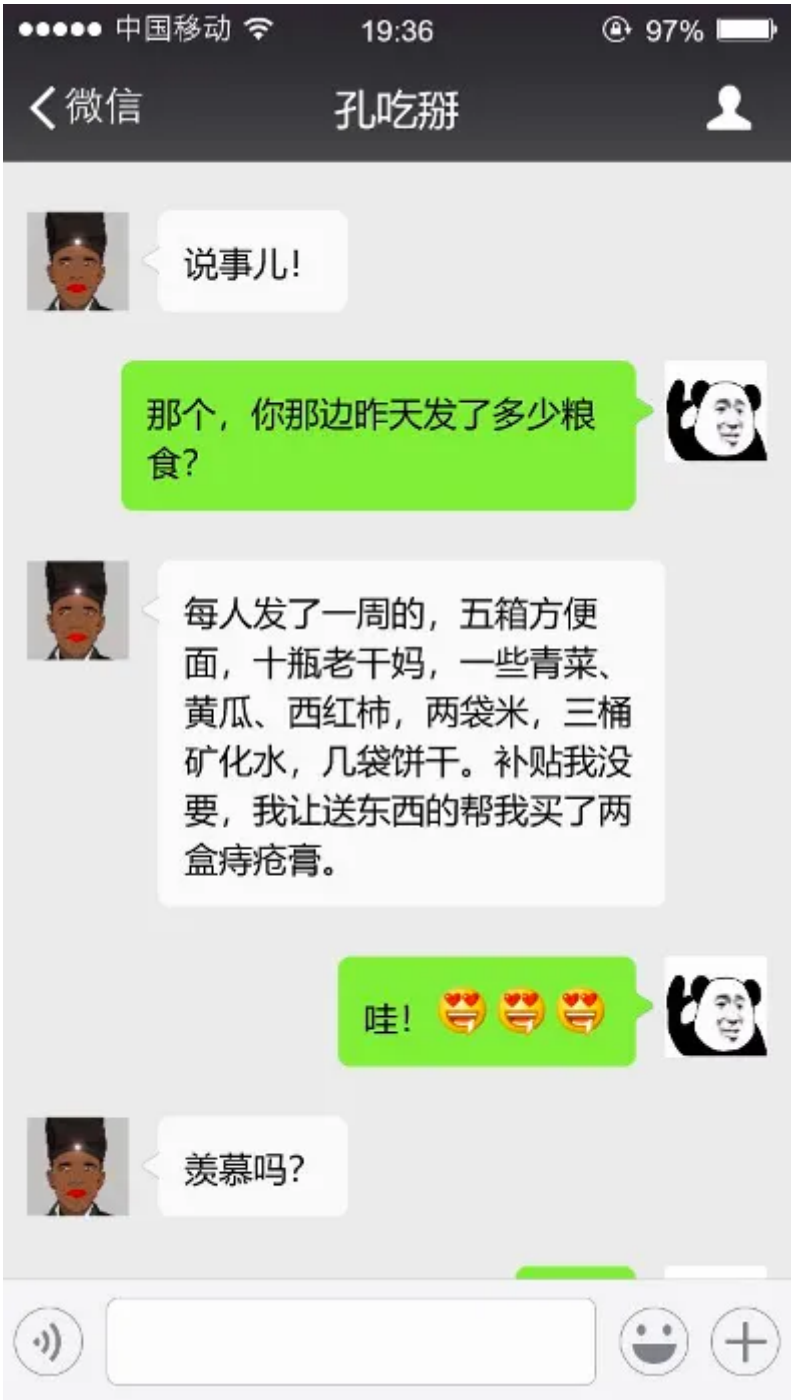


加载中...

人能怎么这样呢？

我发了好多次「在不在」，他都不回我！

末了，终于在在了，他还教训我：



加载中...



加载中...



加载中...

然而，远粮不解当时饿啊！

不行，我要去找孔吃掰！

于是，我朝孔吃掰小区的方向走，这一路究竟要走多久我心里也没谱，因为到处都有围栏和栅栏。

路上的人行色匆忙，路过的许多小区都派了人员把手。也不知道到了孔吃掰那里，我能不能进去？

我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孔吃掰身上了。

然而，路才走到一半，我就碰见这么一个牌子：



加载中...

此路不通！

这时，我听见几个人在前方吵架。

一个女高音唱道：「我不是丧尸，我没中病毒，你们不能这样！」

一个男高音附和：「对！全身都没伤口，是不可能中毒的，放我们过去！」

带着头盔的当值人员用小喇叭对他俩喊：「所有人，想进入，必须先隔离室观察，隔离室我们已经做了区分，身上没有伤口的在一组，有伤口的在一组，感染嫌疑很大的又是一组，分别观察，观察两小时，没有问题，就可以进入。听清楚了没有？」

我觉得这话说得颇有道理，于是凑上前去，伸着头瞧热闹。

人是不能瞧热闹的。

还没等站稳，我就被不知道什么人摁住了。你说我这是招谁惹谁了？

他们说请我配合检查，我说我是路过的，不进你们小区。那两个腴大腰圆的，居然不管这一套，非让我进他们小区外头的隔离室观察两个小时再说。

我饿急了，心里又怕，歇斯底里地吼出三个字：「管饭吗？」

他说：「管！」

我说：「松开，我自己走。」

街上的宣传不停广播着相关的消息和注意事项，人们也快速行走，不和别人交谈，也不接触。但是，丧尸病毒的传播速度远超人们的想象。隔着隔离室的玻璃，我亲眼见证了疫情的扩散。

首先是有几个人疯狗似的人在街上蹿来，两条腿的频率极快，我敢保证他们跑得都赶上博尔特了。他们见人就咬，撕下一块

肉来，不大，就巴掌大小。被咬了的人捂着伤口，不知所措，很无助的样子。

过了一会儿，新被咬的人就进入了一种类似圣贤时间的时刻，一动不动地站着或坐在地上，齧腭，吐沫，静止，发呆。

发完呆，就开始笑，狂笑。

狂笑完，他们就彻底疯了，开始和咬他们的东西一样，摇头晃膀，龇牙咧嘴，就在观察室外面，我见到了一个穿着格子衫的中年男人，他的喉咙里发出呜噜呜噜的痰鸣，以及愤怒的咆哮。

我怕极了，可是看了一会儿，又觉得出奇的安静。

觉得外面的一切，都与我无关，却与我息息相关。

既然有吃的，就千万别出去了，还是隔离室里最安全！

我是这样想的。

吃完饭，我向孔吃掰汇报情况：



加载中...



加载中...

直娘贼！

翌日，晴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一夜没人管我们这些被隔离的人，索性我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个带毒。

门被打开了，是昨天关我的那位腩大腰圆的胖哥哥打开的，说让我进小区。我说我真不是这个小区的，从隔离室里出去以后，就继续朝着孔吃掰家的方向走。

按说路上不该有人。

可一路上依然有不少人，因为有人组织下乡，说是出现了奇怪的事，老老实实呆在家里的人，居然也感染了！这里太不安全了，要到乡下躲。

听说二环每个路口都设置了隔离栏，大家都在排队，队伍排得老长，像龙一样。每个家庭或者互保的团体，都要独立隔离两小时以上才准放行，路上不准乱走，有车，但堵，可以步行，但不许狂奔，以免引发叮咚来了的混乱，一路上都有岗哨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城内的城管负责清理流浪狗。清理的过程是惨不忍睹的，没想到这激起了一部分人的抗议。

我看见抗议人群举着「严惩凶手」的牌子，喊着响亮的口号，说什么「温柔以待」，不过后来就没了，因为听说他们里头有人被咬了。

走了一个多小时，我才走到孔吃掰住的小区。

这短短的一小时，真个是有如半个世纪！

然而，我进不去！



加载中...

这修围栏的速度也是绝了门子。

我饿得咕咕叫，水也没喝，就想着赶紧找个能落脚的地方。

于是问孔吃掰：



加载中...

我一夜没睡好，想着孔吃掰既然能够吃饱喝足，可能现在还在困觉，只好想着翻墙进去。

我是后来才知道，这种行为是不可以的。

待在家里最安全这种认知，是事情突发后半个月才有的共识。

我听人说，孔吃掰的这个小区里面，早早就有人弄了很多挖掘机，挖好了沟壕。如果我当时真的不假思索直接翻进去，迎接我的就是个五米深的大坑。加上墙的高度，就有七八米。不被摔死，也被摔残。

里面还有人把守，时刻警惕不明物体进入，所以我进去也没用，进去就会被扔出来，或者根本不需要扔出来.....

等了好久，孔吃掰才回我信息，这让我欣喜若狂。



加载中...



加载中...



加载中...

唉，这路途遥远，我至少要走三天。

孔吃掰已经给家里打了电话了，在他打完电话说明完情况以后，手机的信号忽然就没有了。我也就不能再和他对话，不能打电话同那边确认，只能横下一条心，一定要走到他们家里去。

.....

唉，去孔吃掰老家，路途遥远，至少要走三天。

孔吃掰已经给家里打了电话了，在他打完电话说明完情况后，我的手机突然没了信号。我也就不能再和他对话，不能打电话同那边确认，只能横下心，一路朝他们家走去。

.....

一年以后，丧尸的威胁彻底解除了。

此次丧尸事件，因为爆发突然，传染性高，死亡率百分之百。最终我们以死亡两百万，财物损失不可胜计的代价，结束了这一艰苦卓绝令人悲伤的战役。

我的朋友孔吃掰，正是死于这场史无前例的瘟疫。

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尊重，根据调查，小区里很多人都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：孔吃掰所在的小区，猫狗也都被感染了。一只丧尸猫，顺着空调外机和遮雨板跳，冲破了孔吃掰阳台上的玻璃，把孔吃掰给咬了。孔吃掰被感染后，知道两小时后才会变异，于是出了门，将囤积的食物送给了别人。一小时后，他回到家，才回复了我给他发的消息。

呵呵。

我不喜欢孔吃掰，如果二是一种病，他已经病入膏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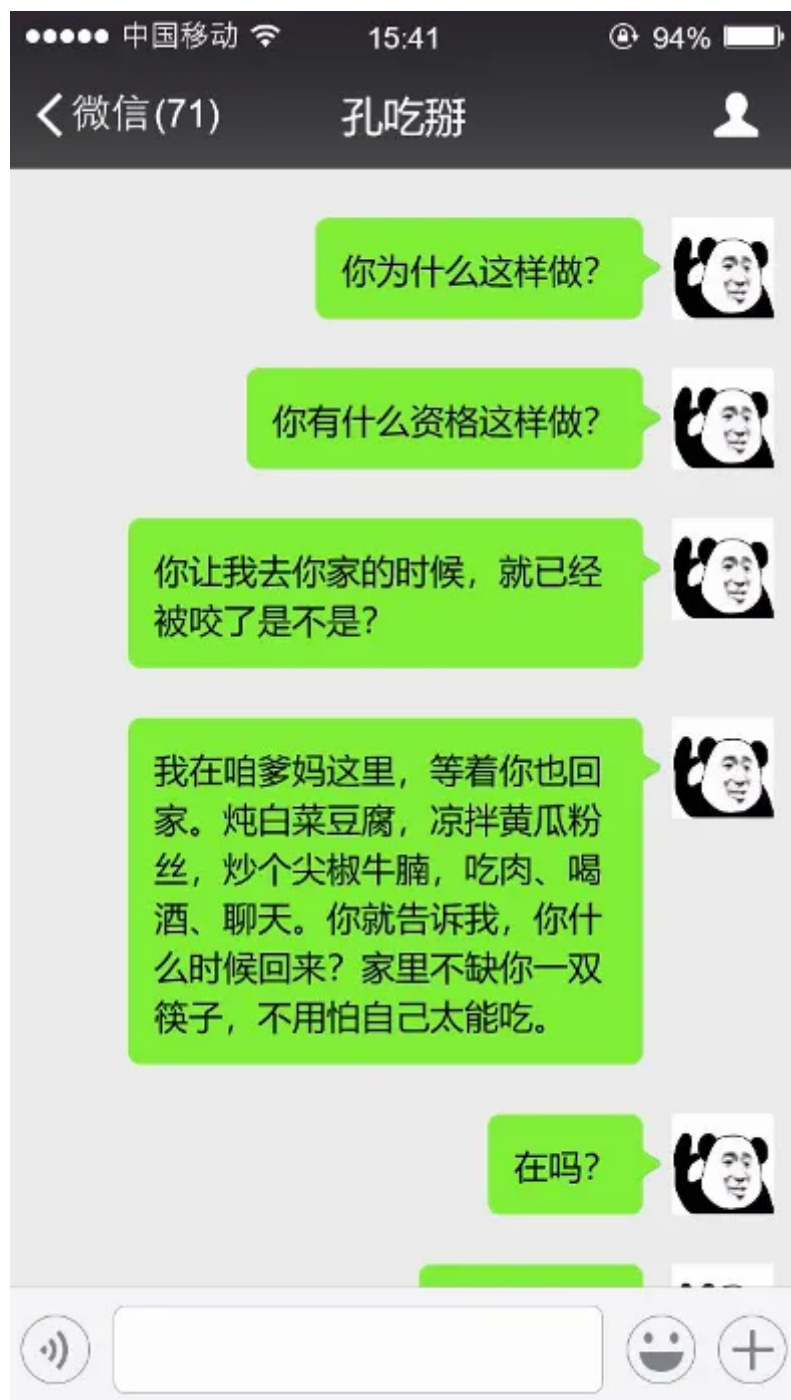
呵呵。

宁肯把好吃的送别人，也不同我一起分享么？

呵呵。

我可没你那么自私！

我骂他：



加载中...



加载中...

□豆子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